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一

宋

寧宗皇帝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三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

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宋元通鑑金人圍黃州州守何大

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沈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果決特為褒贈立廟大節遲迴等子棄城遁走所載與續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眾趨邳州蒙古蘇呼哩圖舊作唆魯忽秃今改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爾塔今改

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

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已而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至故事于是立貴和為

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昔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

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釋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

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善與內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

建儲大事而假其權於相臣已乖防微杜漸之道矧借沂王立後為名廣選宗

室致奸臣陰
售其私蓄意
顛覆遂擅廢
置國事幾不
可開彌遠固
罪不容于死
而推溯由來
蓋宗實貽之
禍根也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喜驚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說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舊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

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傳祖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虎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賡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布舊作塔海監府今改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

格舊作塔哥今改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

德破夏主遣舊作僕今改薩布間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薩布

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穆呼哩進攻延安葭布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即完顏瞻字景山按哈達

舊作合達今改後仿此與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

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

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

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廊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字正子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改為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避金山作佛事以薦國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造

舩艘舟謀爭舟揖之利焉膠西當登靈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

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

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

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

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

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已而知濟南府神贊討張林林敗走李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十五年金元光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工下流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

禮大赦賈涉遺書稱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禍遠不擇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全副之由賴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今曰高塘鎮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全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遠敢于嫉其皇子設計動搖奸惡實無可道然竑方居潛養正遂以他日得志自期非但淺率無知而為臣子者中豈宜竟萌此想即使克踐尊位亦知其不能勉承宗緒耳

金距此時通一年四月始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其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吝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于帝

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易主何係於
長星之見且
彼時南有宋
而北有金蒙
古亦方興之
國而西方則
西夏之地長
星究為誰見
邪此不過附
會楚材明天
文之說而不
知其怪誕已
甚也

鄭樵有言郡
縣有時而更
山川千古不
易外國部落
亦然史稱元
太祖既平西
域盡易前代
國名以蒙古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主牛心寨在吉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諱正甫令妻

擊先投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稟牛心寨以扼元兵子克義戰歿元兵攻之急命其子克穆呼

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

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限等帥

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魯爾台布哈舊作兀胡乃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安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

勸邪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回回祖國也相傳其祖國王瑪哈木

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年編于四方續綱目是條綱書蒙古

主入西域屠密爾城滅回回大校拉迪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方西域主北拉迪音出奔與密

爾汗合帝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脫師據此則回之威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

之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脫師據此則回之威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

非是今于是條提綱但書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附敘目中仍加己而二字以別先後
按默迪納舊作默德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北拉迪音舊作北拉丁瑪里克汗
汗今並改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舊作幹脫王龍哈什等城自將攻達

爾瑪舊作迭里密今改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筠冲地舊曰天堂亦

龍哈什蓋即元時遂圍塔爾哈舊作塔里塞方輿紀要在西域極西考西域國志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

死于是擊定西域諸城置達魯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要漢

天竺宋時謂之忻都後又訛為印度有次鐵門關明史西域傳賽馬兩堪渴石城西有石峽兩崖如斧

蜀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是也

撒馬兒罕舊作侍衛見一獸虎形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

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

心有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癸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

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翁科按翁科舊作斡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岱守河

為浚築之計及降州破阿魯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

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

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

成故隨守隨陷案阿魯岱舊作阿魯帶今改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阿爾拉氏納固爾博勒呼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雖不足觀由當時紀載失真宋源諸人又不為詳覈輒認沿訛其失誠不可枚舉也

金宣宗尚未至于齊憤在廷豈無一二親信大臣可預顧命而以傳位大事謀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遣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領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頗肆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國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有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舊作納合六哥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昂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舊作牙吾答此討殺祿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之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聞聞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為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連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投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

及婦人乎且
既稱疾革妃
嬌近侍亦何
能盡離左右
而止留一前
朝年老夫人
終夜侍側必
無此情理況
云麗貴妃陰
狡機慧又安
能受鄭氏之
給而不之覺
語更自相矛
盾此必傳聞
訛舛修史者
益從而甚其
辭斷非當時
實事也

喇豐阿拉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作移刺滿阿今改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政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十七年金哀宗甲午歲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

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昀即尊皇尊皇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

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

史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

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本開封人居上虞石字介之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

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

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

真德秀初以
宮講侍立即
舉孝教之旨
相訓勵其意
實為盡誠既
而力求出外
雖若然然于
茲然應彌遠
以壽祿相慶
急為引避猶
得去就之正

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感之酌入宮見后后指其背曰汝今為
吾子矣彌遠引酌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
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
御座則酌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
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宣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
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傳伯成

字景初

為顯謨閣學士楊簡

字敬仲

為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

字與之

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瑛

字履古

吏部侍郎朱著

字開

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

字容父

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

字正甫

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

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官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憐憫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

謂劉焞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肖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

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

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燾者開門

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

張載程頤程頤錫爵定論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邛州西

追封希堦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冬十月金及夏平

印光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宋寧宗皇帝

及彌遠擅行廢立尤當去之唯恐不速

況理宗既皆

之節德秀豈

未講求乃反

應召而還從

容入對復欲

效忠於殿陛

春秋之責備

固不能為德

秀寬矣

濟王既身被

黃袍發軍資

庫金犒兵則

非固執臣節

始終不從者

矣後知事不

成乃帥兵討

壬故變綱目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吞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乙寶慶元年金正大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

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

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

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乃偽為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

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

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偪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即總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

淺嘗川之變非濟耶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雅熙進封秦師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雲

川湖州有雪水故名元和志雪水一名苕溪源出天目山逕湖州南下流與餘不諸溪合入太湖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弟天澤字潤甫東直季子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元史作王

紹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

亦當往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穆哩

為國王舊作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圖伯特克味特氏按錫納

乃台圖伯特克味特舊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眾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

作亮伯快烈今並改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史天澤奔藁

中山略無極漢母極縣唐改無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城未幾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

學仙仙走西山藁城漢縣唐改藁平宋復舊今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迎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

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

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

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

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怒退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

廷不國繼設威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啗慶福亦怒既

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閫出劄白

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

往青州尋遣慶福還楚為辭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入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

降賊敢于仇殺制使宜聲討之所必加

安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為應盱眙諸將不從于是慶福謀中輟止欲決意于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微往盱眙告慶福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縱城走伏道堂中宿馬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俘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聞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

三月葬永茂陵在會稽縣東南寶山

史臣曰竇宗初年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羣姦指正為僞外挑強鄰流毒淮河國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齊牒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漢安縣人王五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抗拒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世孫曰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

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靜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舊作字里今改合兵攻之兵

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

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

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

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禽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于是

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

德充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

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眾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嘗逐

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共為彌遠鷹犬

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

理宗在位甚久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時內外政紀要於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無實濟則亦何足稱

道泥祇獲贈
已往之程朱
而不用見在
之真髓即所
謂推崇理學
又與葉公之
好龍何以異
哉

舉玉隆宮咨寶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効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澤人目成大知孝與莫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齊拉克和雙琅舊作亦職喇及不入質子也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陰詆之略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投之力少而附

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
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也諭月復言近年諸老周零後學晚出

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諷李知孝効之除名編管象州時魏了

翁出關錢夢昱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効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誘國德秀奏劄詆誣

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復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

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伺伺家食宜削秩貶竄

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

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者九經要義百卷

給京軍緡錢

君為治之門如有
用我者執此以往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戌之家倍之自是虜祥災異淫雨雪寒感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錄張拭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沈渙字叔晦直華文閣諡瑞錄張拭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渙九淵門人

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終舒州通判

三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

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萬俟卨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蒙古圖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挾朝廷以疑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

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

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于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現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現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贊皇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

于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磁州陽人同為時所重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趙普首渝金也之盟王旦苟徇天書之舉豈可以冠韓富司馬諸臣且張俊之狠愎史浩之庸柔更無足取此皆史彌遠欲尊崇其父以焜耀一時故為此徇名失賢之舉耳

淮亂方棘非大有才略者不能節制如許國徐晞殺劉璋彭托姚耑輩皆以庸懦小人垂涎間寄朝廷遂信而用之卒致被殺被逐被執其幸免者惟以嫖賊為長技措施顛倒如是安望其能靖賊患乎

徐晞稷罷以劉璋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璋雅意建聞使鎮江副都統彭托延譽托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故以璋代晞稷托代璋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璋以眾降金

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校不許彭托自以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璋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威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謂曰將軍非山東歸附邪孤死免悲李氏滅夏氏當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庫皆太尉有望即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于是轉讐為好反與福謀逐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璋絕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璋自刎未幾死

刻三年金正大春正月以姚朮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朮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朮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朮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朮入城朮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